



乔口古镇柳林江畔。

望城区委宣传部供图

千年学府探文明 走读湖湘书院



【简介】

乔江书院位于长沙市望城区乔口镇,地处望城、宁乡、岳阳湘阴和益阳赫山三市四县交界,是入长沙水路的必经之地。乔江书院始建于南宋年间,与岳麓书院、城南书院,并称长沙最早的三大书院,曾在明朝洪武年毁于大火。之后,乡民集资重修的书院,维持了近六百年。2011年,乔口镇重修并恢复书院。

骆志平

一

去乔江书院,应撑船走水路,从柳林江杜甫码头上岸。宋人的心思,远比江心的渔火美,循着三贤祠文脉,轻叩青石檐阶,只要江岸的蛙声不挡路,幽蓝的月光,便会撩开乔江书院的帘子,站上百寿街飞檐。

这里的青石板,见过秦时雨、汉时月,那时的江风爱读书,老是趁人不留意,便顺着三贤祠檐角往里溜,扯扯这个后生的衣角,翻翻那张文案上的老古籍,惊得书院里的读书声,不敢打瞌睡,吟哦声浪急如鼓。那滋味,好像有意和麓山古韵争高低。只是岳麓书院居南端,苍山古柏作绣屏,来的尽是圣贤客;乔江书院坐北尾,水陌云霞织帆影,泊的多为商贾船。

有了儒冠长衫引路,宋人的书院,自然扬得起眉宇,撑得住体面。可惜,江风太急,命途多舛,从南宋至明洪武年间,所有的年岁叠起来,也不足270年。当王阳明在岳麓书院仰先贤,凭吊“朱张会讲”二位夫子时,这边的战火,早已将乔江书院的风檐砸坏在江滩。从此,吹着江风长长的书院,落魄乔江湾,除了龙舟号子偶尔跑上岸,百寿街再也腾不出圣贤落脚的地方。

不知南宋哪位读书人,在此立起了三贤祠。有人说,当地举人李保国、刘尚文两位,蒙先贤托梦而为之。如此说法,过于民俗,不显厚重,需慎重考究,若无古人记事,不宜多作褒宣。毕竟,宋人重儒学,守理义,世人皆知,倡建文昌贤阁,实乃朝廷之事,将一个与岳麓书院年岁相近的圣贤堂,说成私人的宅第,拉低了门槛,也小瞧了朝廷的力量。

倒是宋代的老夫子,借此贤儒之地讲过学,真实可信。三贤祠檐摆宽阔,捧持风骨来,不可能落寞坐江滩。何况,杜甫夜宿青草湖客棧时,就推开了百寿街大门。宋人的歌舞,不比唐人差,宋词的韵律更比唐诗长得长。只是“三贤”名头太大,驻此谈古论今,出入洞庭的江船,即使泊了岸,再大的鸿儒,也只能拱手称后生。

屈子、贾太傅、杜工部皆为忧国忧君之臣,屈子从《离骚》中走来,“香草美人、恶木稗草”,才情中掺杂愤懑,投汨罗江自尽,以正儒学风骨,无奈楚怀王昏庸,放张仪归秦终失楚。贾太傅的《过秦论》《治安策》《论积贮疏》,篇篇都可治国安邦,可惜一张利嘴,一根蛮筋,损人伤己。唯有杜工部诗律最整,1400多首忧思诗,穿江风、走草市、入寒窑,道尽人间疾苦,让盛世大唐的额眉,增添了不少的皱纹。

三位古贤,同病相怜,怀帝阍而不见,奉天子以何年?持气节临湘水,击缶扬歌,不知惊醒了多少梦中的鸥鹭。三人不在同一朝歌,时空相差上千年。然而,不约而至,同泊乔江湾,可见昔日之乔口,不仅天上的月亮不赶路,客人来了也安家。“长沙十万户,乔口八千家”,绝非浪得虚名。

乔江书院，收藏『三贤』的记忆

二

按地方志记载,乔口古称高口,三国时,周瑜曾携小乔来此,周瑜忙于军务,小乔在此小住。她心善人甜,百姓惦念,故改名乔口,柳林江机敏,亦随缘赋名乔江。这里上连长沙,下接洞庭,江河要塞,帆影如织,是文人墨客驻脚抒怀的好地方。屈原的《离骚》,多有江风水草味。贾谊被贬入长沙,路经此地,触景生情,写下《吊屈原赋》,杜甫在此写下《入乔口》诗:“漠漠旧京远,迟迟归路赊。残年傍水国,落日对春华。树蜜早蜂乱,江泥轻燕斜。贾生骨已朽,凄侧近长沙。”先人的儒学,从来孤单,现如今,屈子祠、杜甫墓就坐落汨罗江畔,桨橹声声里,还残留有江岸的疾苦。贾太傅的老宅子,隐匿于长沙太平街古巷,一介鸿儒,纶巾未解,奋笔疾书,秉烛天明。

黄澹乃乔江书生,青史中未有功名,亦无留传之文墨,不知其儒学功夫有多深,借三贤祠开堂讲学,造福乡梓,倒显功德无量。当朝文官许有壬,与黄澹相遇岳麓书院,素昧平生,依其心愿,向元顺帝上《修乔江书院疏》。除了为他倾囊办学的执着而感

染,也有朝服在身,针对时弊,对症下药之急。

其时,元朝气色已衰,元顺帝从异域而来,深知中原文化根深蒂固,宜疏不宜堵,遂允奏并诏赐乔江书院匾额,拨皇银加以修缮。只是善政来得有点迟,排异族,分等级,人心已散,大势难逆。由此亦可窥,宋代的三贤祠,应有一定体量,声名影响不小,否则,许有壬不可能为此上朝书,元顺帝也不可能将朝廷最后留存的那点小银两,还勾出几个子,为乔江书院挑飞檐,展翅角。

有人将乔江书院与岳麓书院相提并论,从年代和所处位置来讲,不具争议。岳麓书院乃官府所立,仅传承有序的山长就达60位,古汉名城,商贾云集,鸿儒遍地,脉厚植,人才辈出,书院檐梁位列翘首,当之无愧。

止步于明洪武战乱乔江书院,可佐证的“山长”仅有黄澹一人,清朝礼部尚书刘权之,仅祖脉乔口,在乔口留下印记,顶多回乡扫墓。其在长沙连升街的老宅子倒是气派,至今,青砖黛瓦,文气袭人。



三贤祠内三贤堂。

望城区委宣传部供图

三

顺着三贤祠的记忆,一路走来,时过境迁的往事,改写的何止朝堂清供,岁月走走停停,无数的楼台馆阁,丢魂失魄,碾压于红尘之下。元顺帝可能想不到,一个蒙古人积下的功德,时隔不久,居然就被汉人的战火所毁损。后人修修补补,不是少了银两,就是找不到根,把不准脉。时间一久,干脆斯文扫地,挪作他用,要么做仓库,要么当成小工坊。直到2011年,古镇文脉重塑,乔江书院和三贤祠才站到百寿街檐阶下,拍打一身灰尘,露出一张小门脸。

书院和三贤祠本为一体,门庭相近,院落相通,黄澹故意分开叙事,基于三贤名头太重,后生不敢造次,而有意为之。今人凭吊古人,再如此分割,实无裨益。于是,我依文辞合拱,同奉为乔江书院。

书院主门朝北,居百寿街中央,通杜甫码头,檐摆内敛,不争眉宇,门脸上的乔江书院四字,楷法端整,为王蒙所书。两侧悬有楹联一副:乔居贤圣弘达道,江伴柳林听书声。落款为苏景文撰,向尹书。厅廊纵深稍长,文人气节,开放空间,可容江风歇脚,邻里避雨。

三贤祠和书院,庭院叠加,气韵相通,檐廊相接。乔江两院分前后两院,主要陈列为黄澹、许有壬、刘权之三位塑像,墙背文字,详细介绍了乔江书院的由来。两个院落之中,除图书馆文气尚存,其余门庭空置,坐观儒生寻旧梦。三贤祠为独院,门庭稍大,与书院东南过道曲檐贯连,里面陈列着屈原、贾谊、杜甫三位圣贤像。至于建筑中署名的各种雅阁,门扉全敞,尚存弘毅待今贤。三个院落,看似分家,实为一体。

宋代之后,历史典籍渐趋厚稳,博览鸿儒,论功德排位,黄、许、刘三位,除刘典籍留存有名,其他两位鲜有文辞记载。单纯在此塑像言事,尚可理解,当作文脉续,则显勉为其难。估

平生再四读大理

张永中

大理在西边。她于我,是一个奇幻的远方。

第一次去大理,大理就以翻开的一本大书的样子呈现给我了。前后算来,今此再来大理,已是平生第四次。

我把对她第四次的奔赴,选在今年八月的假期,并以半个月的订票提前量去碰触这个热度。是想以身临,加记忆的方式,再一次去复读大理。复习翻阅她春夏秋冬里风花雪月的各个章节。浏览她由茶马古道装帧的历史篇目。还有,画墙照壁,摩崖碑刻,石窟经院里一切的过去和过来,消逝与遗存。

如果把大理算作一部书,这部书,也应该用羊皮压了银色花边的,被捏过乳扇烧饼吃抓饭的无数双手摩挲过,让喝过奶茶青稞酒会唱歌的无数张嘴亲炙过的那种精装本。分量甸甸,包浆盈盈。

能用恰当语词记录这一切沧桑幻变的,莫过于一个云字了。这云,是云南的云,大理的云,苍山洱海的云。

云代表着大理的黑白灰,为大理的山水定下了调子,为大理的文化定下了调子,也为来大理的人心绪定下了调子。

云,高垛错列着,盖住山顶,山便高出我的视线。云,低垂吊悬着,铺在水面,水便低出我的视线。

苍山的黛青,洱海的靛青,天幕的蓝青,调和了云白,调和了月白,调和了雪白,也调和了银白。古汉翰墨里的宣白烟黑依然是它的基因。只是由翠及碧的深绿,是强势加进来的。在百卉众彩的勾兑调和中最终炼成了黑白灰的底色。这份底色浸入了大理人的烟火日常。染出了白族姑娘的白花冠。映换了大理人家的灰墙面。连蝴蝶泉边的山歌,也调和了云的颜色,柔劲,绵软,茭白,甘冽。这份云样的黑白灰,有的沿着雨雪的线路浸入苍山大理石纹理中,定格并深埋收藏着。有的顺着风和云的方向漂染成非遗传承人段银开的印花布,拓印着天蓝云白。有的镌入了手艺人寸发标模制的银杯首饰,提成纯度九十九点九的明亮。有的铸入了董重农的老锡壶,烧水煎茶,也煮日月江湖。有的则发酵泡制成严子珍的茶茶,由一单马帮铃声将它牵向云山更深处。

大理的晚霞和夜生活是从海面升起的。苍山与洱海相互映照着自己。俊男与美女相互映照着自己。晚出的七彩祥云,是火把点燃的那幕乌云。这朵云刚飘过三月街的歌海,淋湿过那里酸酸甜甜了千年的对唱,遮盖过高山榕下的情话,沾湿过柳岸边“绕三灵”墨镜花衣的那对老情人。

大理人的生活,一爿在烟火,一爿在风月。大理人的激情属于月影里的雪山,也属于暮色中的灯海。大理人的白天都收藏在黑白灰里,质朴简单。大理人的夜晚都绽放于七彩云中,绚丽浪漫。

阅读大理,不妨就从她的烟火风月入手。阅读大理,你不可以不走进白族村落。这时,你得早起。清晨,古村寨中央大青树下的那口水井,早汲的男男女女已陆续而来,树下井边那千年不变的只有简单蔬鲜的早市已开始交易,在此,你就见证了所谓市井生活的原始古意。几乎家家院墙都会吊出凌霄花或红的、紫的三角梅,还有老土坯墙缝里茂生的蕨根草,巨大的仙人掌,茵在残瓦脊上的绿苔。至于茱萸及雅淡一点的龙头塔花,插在陶罐里,有的供在神龛位,有的摆于茶座上。

阅读大理,你不可不去洱源湿地上一划那平底的小木舟。石榴,水柳,芦苇,蒲草,掩映的小矮屋,随便哪家的门口都是一个迷你的小码头。但船要轻轻地划,你不可以去打扰那只缩头打盹的苍鹭和出没于水面的野鸭。你也不可以忽略跟着小木船绕飞的那只蓝色蜻蜓,那对头尾相接的恋爱着的绿色豆娘。

阅读大理,你会不经意就进到一座寺庙。苍山又名点苍灵鹫山,亦是天下知名佛地仙山,妙香佛国。号称十九峰,十八溪。十九峰,十八溪,释放着十九样的登临,十八种的诱惑。比如你从银桥镇双阳村西侧穿过灵鹫山的大牌楼,去拜无为寺、登兰峰,你只需就着一脉溪泉引导,沿石径步行,便人得妙香佳境。

树荫下,一堵灰白的大照墙,坐西朝东而立,隔着荷塘,鲤池上下各一。墙,屏住了你部分视线,却屏却了界外全部的喧嚣。荷

花,金鲤由一泓清冽供养着,叮叮淙淙的冷声,闲散出的是清凉悠然。走上荷塘,鲤池后的几级苔阶,就是无为寺。入得古寺,你不可以忽略斑驳墙脚下那支大理菊,华丽的,端庄的,正好就那么一枝,如一指禅意,朝着你似笑非笑,正如如来观音的脸。我想,她应该就是观音打坐的那盘莲花了。

相传,宋末元初,元征大理,元主曾驻蹕于此,因无为感化,竟胎死了一次屠城计划。慎杀生,戒屠戮,无论何时都是世间好事。于此幽境里,有传说的一棵唐杉立于庭外,已经一千三百多年。与它站列的柏、槐、松、黄连木、大青树之类,至少也得好几百年龄,才算够资格。

民间深信可以祛病防疫的救疫泉是清凉的,她的流声清凉,从树上筛下来的阳光,照着的青青清凉,树荫里喷出的鸟声也清凉。这是个让你放空一切,透彻轻松清凉痛快的世界。这时,你不可以轻易掸飞落在襟儿上亮着金甲壳的一只小虫子,或许这正是与你修了几世几纪的缘。在大理,雨后的太阳会干净明晃地直视着你,让你透明得无法躲避,但这里的每一棵高山榕、大青树、古槐都是你的菩提华盖,它那浓浓的荫绿会让你灵魂凉快安定。

阅读大理,你必定得去一家民宿。它们隐藏于大理的山水间,在烟火里,又在风月边。靠海沐风,当然是上佳的位置。深巷古道,是不俗的选择。半山陋室,枯树残垣,避处清凉,或许更好。简约,不张扬是你的共同特色。会有一块小木牌子在巷陌路口导引一下你,或者什么都没有。它可能只是网络上一个诗意俳味的名号,比如牵笑山居等等。

那里面,有树必古,草木花色皆不俗,疏枝横斜,葳蕤生香是必然的。如果有山泉引流,就会有绿苔染绿。这里面的主人,或已悟,或已透,他们把时间和阳光拌和,搓成条,揉成团,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雕刻,摆弄,模塑自己,模塑生活,模塑情绪。你只需在这里发呆,静待便是对环境最好的尊重。在这里,静待一壶水开,一泡汤色明亮地呈现,你或许能与那匹生在高山百年老树上的云茶,汨汨千万年的山泉结上缘。静待花开,如同痴情的约会,黄昏月影,便会如期而来。

在这里,你要学会静待。最短的静待,是一泡正色茶汤渐入佳境的时间,与你对话的人或许还未曾搭上一句腔。你得耐心地等待,一句话到另一句话的距离。次长一点,或许一个昼夜的回转,你若不想说上三两句话。再长则是花开和庄稼生长一季的时长,还有更长的四季更替。或许一生一世,几度轮回,都会无一言一语。你在静待中,成了一棵树,一块石头,在这日月山间,静默,永长。

阅读大理,你避不开满眼的画墙。凡家必有院。三坊一照壁,是平民居。四合五天井,是大户人家。走马转角楼,六合同春,那是大府第了。凡墙必有字画。惠风和畅,吉祥如意,花好月圆,竹报平安。这里用墨笔书写的全是古言吉语,偈词雅句。勾描的是高山流水,瑞兽祥云,芝兰仙草。仿佛《诗经》《尔雅》点亮的阆苑仙境。

但最重要的是要去从她的三坊一照壁,四合五天井走进大理人的生活,走进大理人的心灵。在那里,你才能读到大理人的心。大理人,可以用一生的积蓄,一世的精力去建造他的房子。在那里有他们祖先本祖神灵安放的栖所,心灵的寄托,未来的希望。大理,的确是一个可以托付灵魂的地方。

大理,一些人朝她走过来,便安身安心于此。一些人经此而过,则丢魂于此。来来往往的马帮踩出的灵光道,永昌道,博南道,五尺道,清溪关道以及安南通天竺道都在此缟结。

凤阳邑留存的古茶马古道,人行的引马石依旧,马走的弹石路依旧。作为一道遗存景观,依然有马与牵马人在此仿古怀旧,只是马背上的沱茶,筒盐已幻成胖瘦不一的男女游客。但你仍可以休闲假寐在一间古驿改装成的茶吧里。于安谧里,静听马帮经此的铃声蹄响,于静和中触摸从马锅子包了浆的酱色皮肤里沁出的油汗味,以及牛马骚气和奶茶的香气。古井,坍塌,茅舍,客棧,咖啡屋,奶茶馆,湿湿的玛糍味。在时光中混合发酵。此刻,时间与空间,历史与现实,咫尺与天涯都在这条古道上奇妙地混搭起来。

烟火在身边,风月在远方。



2022年9月28日,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境内的西湖国家湿地公园,当地村民划船出行。 新华社图